

# 古代瑶族服饰的变迁研究

范东威,张顺爱

(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51)

**摘要:**[研究意义]瑶族历史源远流长,古代瑶族服饰的研究对于丰富古代瑶族历史文本体系,以及解读现代瑶族服饰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缺乏文字和相关文物,目前学术界对古代瑶族服饰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文章采用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相关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将瑶族社会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依据不同时期内的瑶族族称对每一阶段进行命名。通过分析古代文献中关于瑶族服饰的记载,总结了每一阶段的服饰特征。[研究结果和结论]研究表明,“蛮”时代奠定了瑶族服饰以“斑斓”为主的审美基础;“徭”时代的瑶族服饰体现出更为丰富的社会意义;“瑶”时代的瑶族服饰因支系繁多而形式各异。古代瑶族服饰的变迁呈现出一个“建立——完善——丰富”的过程,民族元素、汉文化和社会生产发展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古代文献;瑶族服饰;文化变迁;历史阶段;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TS941.1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2095-4131-(2019)04-0025-07

## Analysis on the changes of Yao clothing from ancient documents

FAN Dong-wei, ZHANG Shun-ai

(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The Yao ethnic group has a long history.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Yao cloth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ancient Yao historical system and interpret the modern Yao clothing. Due to the lack of texts and related cultural relics,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ancient Yao clothing in the academic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nges, this article divided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into three stag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philology, history and ethnology, and named each stage according to the name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in each period. By analyzing the records of Yao's dress in ancient documents, the article summarized the dress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Man(蛮)era laid the aesthetic foundation for the Yao clothing to be mainly 'colorful', and that the Yao clothing in the Yao (徭)era reflected more abundant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had different forms due to its various branches in the Yao (瑶) era. The change of ancient Yao clothing is a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perfection and enrichment'. The National elements, Han culture, and social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is process.

**Key words:** ancient documents; Yao clothing; culture change; historical stages; influential factors

收稿日期:2019-02-03;修回日期:2019-03-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4YJA760052),上海市设计学IV类高峰学科资助项目(DD18004)

通信作者:张顺爱,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在古代瑶族历史发展中,由于缺少本民族通用的文字及其记载历史的工具,使得后世难以把握瑶族服饰文化变迁的全貌。过去关于瑶族古代服饰变迁的研究也主要是从古代典籍当中的相关记载入手,但由于清代以前与瑶族服饰相关的文献内容极少,因此瑶学研究者对此关注不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玉时阶在《瑶族文化变迁》一书中将古代文献中关于瑶族服饰的记载按照历史顺序进行了基础而详细的整理,尤其是清代诸多文献中涉及的各项瑶族支系服饰特征的文献信息。另外,奉恒高主编的专著《瑶族通史》<sup>[1]</sup>中关于每一朝代的社会发展分析中也会涉及对服饰的介绍。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流于对史籍文字的现代语言转述,缺乏从多种历史因素入手对古代瑶族服饰变迁的逻辑和规律进行梳理。所谓文化变迁,是指由于某个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从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发生改变的现象。在所有社会的文化系统中,变迁是一个常数,永恒存在而不可避免<sup>[2]</sup>。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并依据瑶族族称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本文将瑶族整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蛮”时代、“徭”时代和“瑶”时代。本文以现存的相关文献记载为主要依据,结合瑶学界关于瑶族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归纳出各个阶段瑶族服饰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影响瑶族服饰变迁的主要因素。

## 1 “蛮”时代的瑶族服饰

所谓“蛮”时代是指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文献通常称化外的瑶族先民为“蛮”,如盘瓠蛮、长沙蛮、武陵蛮等。

盘瓠是瑶族传说中的始祖。《后汉书·南蛮传》中有盘瓠传说的记载,盘瓠死后,其子女“绩木皮,染以草实”可见,在汉代或汉代以前,瑶族人民已经开始使用树皮制衣,以各种颜色的天然草木果实作为染色的原料,从而瑶族先民们得以“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sup>[3]</sup>。除染色外,也已经产生了用于装饰衣服的刺绣工艺,

“衣刺绣,亦古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盘瓠蛮已经有了与当时的汉族人区别甚大的服饰。“裁制皆有尾形”,这一装饰细节极有可能是集体性的有意为之,是某种象征的物化形态,既然是“尾形”,其象征所基于的对象自然不是人,而是一种动物,“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不难推测此尾形应似狗尾。“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其中“仆鉴”“独力”二词的含义,千百年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唐太子李贤曾云:“仆鉴、独力,皆未详。”后经现代专家严密考证,终于发现这四个字是壮侗语的记音用字<sup>[4]</sup>。可见,盘瓠蛮所穿服饰独特,无论外观还是穿着方式都已为当时的汉语词汇所不能直述。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视觉符号,是民族身份的鲜明表达,从那时起,史书上的瑶族先民就开始了独立于中原汉族的服饰文化发展。

东汉时期,长沙蛮、武陵蛮主要聚居于长江以南,即今湖南与江西两省,汉朝政府在当地采取了一些经济发展的措施。《东汉观记·茨充传》中记载,茨充任桂阳太守时,“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缊著衣,民堕窳,少懒履,盛冬皆以火燎。充令属县教民益种桑柘,养蚕桑织履,复令种纡麻,数年之间,人赖其利,衣履温暖”<sup>[5]</sup>。自此,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开始进入瑶族先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穿着条件。另外,“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长沙界,观者皆徒跣。’”自此,瑶族人在史籍中长期都是以赤脚而行的形象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瑶族先民成为“蛮”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荆雍州蛮、湘州蛮和莫徭。《晋纪》中有将瑶族先民称为“赤髀横裙子孙”的记载,可见最迟在东晋早期,瑶族服饰中已出现裙装。或许是因南方地区气候炎热,且受当时的纺织条件所限,这种裙子裙长较短,故而露出大腿。《南齐书·蛮传》载:“蛮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sup>[6]</sup>。中国在明代之后方普及棉布,而丝织物价格昂贵,社会经济并不发达的瑶族先民不太可能普遍使用,且著者没有对

此“布”特作说明,据此推测此“布”为麻布,这时的瑶族人可能已经掌握了麻布的纺织技术。另外,相较于中原汉人,当时的瑶族人形成了跣足、椎髻、剪发等独特的服饰形象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瑶族先民已与汉人发生了商品交易,《南齐书》载:萧子响任荆州刺史时,“令内人私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交易器仗”,可见这时汉族服饰已经进入瑶族先民的生活,而瑶族先民的手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同时,不难想象,华贵的丝织物(锦)、深红色(绛)的印染工艺,以及袍、袄这种服装形制,都是当时的瑶族先民无法通过自身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获取的,因而才需要通过获得汉族官员青睐的武器工具来换取。在客观的民族交往中,汉族更为发达的服饰文化自此已经开始了瑶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在“蛮”时代,相对于中原的服饰文化而言,狗尾形元素标志盘瓠信仰,“仆釜之结”、“独力之衣”俨然与汉人服饰迥异,“染以草实”造就的五彩斑斓奠定了瑶族服饰的审美基调,以赤脚、椎髻之态艰辛过活于深山密林,尽管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历经不断的艰难迁徙和汉文化的持续影响,但延续数千年不变的对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服饰面貌为后世的瑶族人奠定了难以抹去的外观基因。

## 2 “徭”时代的瑶族服饰

所谓“徭”时代是指隋代至宋代这一段历史时期,此时瑶族已从苗瑶畬共同体的“蛮”中独立了出来。

据《隋书·地理志下》记载,“莫徭”“男子但著白布裤衫,更无巾裤;其女子青布衫,斑布裙,皆无鞋履”<sup>[7]</sup>。可见,此时的瑶族男女装扮在色彩和形制上已俨然分明。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插田歌》一诗中也写道:莫徭“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这里除了服饰的性别区分之外,也表明瑶族社会开始种植苧麻。杜甫的《岁晏行》中“莫徭射雁鸣桑弓”

一句也透露出瑶族社会继续发展种桑养蚕。刘禹锡的《蛮子歌》写道:“蛮衣斑斓布”,“斑斓”作为典型外观特征在瑶族服饰中保持着延续。

宋代,瑶族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实体,在继承斑斓、椎髻跣足等特点的同时,服饰元素也愈加丰富。《岭外代答》载:“徭人椎髻临额,跣足带械,或袒裸,或鹑结,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sup>[8]</sup>。其中,“鹑结”表明鸟的形象元素已经出现于瑶族服饰中。据《方輿胜览》载:“(融州)皆椎髻鬬衣,以青红染纻,织成花幔为服”<sup>[9]</sup>。据《容斋四笔》卷十六,湖南渠阳一代的瑶族人依然“徒跣,不识鞋履”。但金属饰品开始出现,“以银、锡或竹为钗,其长尺有咫”<sup>[10]</sup>。同时,男女服饰在细节上的分别愈加明显,“妇人上衫下裙,斑斓勃窣,惟其上衣斑文极细,俗所尚也。”《老学庵笔记》卷四亦载,“男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sup>[11]</sup>。除了性别之分以外,服饰也开始针对不同身份进行形式上的区分,“酋官入郭,则加冠巾,余皆椎髻”;“其酋则青巾紫袍”,可见相较于白色或青色,紫色在当时的瑶族人心目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丝织品成为瑶人中社会地位较高者用以彰显身份的服饰元素,“能者则以白练布缠之”,“通以班纻布为之裳”。瑶人的纺织业有了较好的发展,许多纺织品成了上奉给朝廷的贡品,据《宋史·地理志六》卷九十记载有靖州瑶人的“贡白绢”、道州瑶人的“贡白纻”、郴州瑶人的“贡纻”、永州和全州瑶人的“贡葛”、韶州瑶人的“贡绢”、连州瑶人的“贡纻布”等<sup>[12]</sup>,可见瑶人纺织品的质地优良。

古代文献中,《岭外代答》首次详细记载瑶人的蓝染和蜡染技术:“徭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镕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徭人若也。”在此,需要专门说明的是:一方面,限于生存环境和技术条件所限,古代瑶族服饰以蓝

(或青)、白为主调,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也只有染蓝技术。另一方面,瑶族先民有“好五色衣服”的久远的审美传统,历代文献中的记载也证明瑶族服饰始终保持着“斑斓”这一视觉特征。据此,不难推断红、黄、绿、紫等色彩在古代瑶族服饰中多用于刺绣、织锦等装饰性质较强的服饰工艺上。

“徭”时代大约对应中原历史的隋代至宋代期间,这是瑶族共同体独立而生的时代,是封建政府对瑶族社会的统治逐渐加强的阶段,也是性别观念和社会身份在服饰中建立和明确的时期。“礼”的观念逐渐强化,进而瑶族社会的性别意识和等级观念逐渐加强,进而反映为服饰的性别和社会地位的区分明确化,这是瑶族服饰系统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在继承“蛮”时代服饰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瑶族服饰的基因组成。

### 3 “徭”时代的瑶族服饰

“徭”时代则包含元、明、清三代。“徭”字体现了封建统治者对瑶族人民充满恶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而这也导致这一时期的瑶族居住地呈现出分散的分布特征。

元代文献相关记载中,值得一提的是较有民族特色的“血染”工艺,《招捕总录》载:“衣用牛羊血,点白布作青花”<sup>[13]</sup>。不过这种工艺在后世的文献中也没再出现过。

明代,瑶族的织锦发展成为一种精制的手工艺,《赤雅》记载瑶族“锦有鹅头锦、花蕊锦。蛇濡锦,以蛇膏泽之,辟毒雾,入水不濡,亦名龙油锦。簇蝶锦,以熟金为之”<sup>[14]</sup>,这种色彩斑斓的织锦,不仅流行于瑶族区域,甚至也吸引了周边的汉族人,“徭妇善织徭锦,色美而耐久用。汉族嫁女之被面,小孩之襁褓,多均用之”<sup>[15]</sup>。瑶族服装的外观不仅仅追逐审美,也渗入了民族文化意识,“徭自谓盘瓠所生……女则用五彩缯帛缀于两袖前襟至腰,后幅垂至膝下,名狗尾衫,示不忘祖也。”同时贫富差距在服饰上的表现进一步加强,“……两耳穿孔,富者贯以

金银大环,贫者以鸡、鹅毛杂棉絮绳贯之”。

清代,瑶族因大规模迁徙而遍及西南各地,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支系,文献中对瑶族服饰的记载也较前代大为丰富。傅恒的《皇清职贡图》记载有乾隆年间境内各地区不同民族的衣冠服饰,是可信度较高的风土地理类文献。其中,第三、四卷中共记载了10种不同地域、支系的瑶族服饰形象,并分别配有相应的男女画像,如图1是湖南安化、宁乡等地的瑶人男女形象。此外,许多地方志中也有不少瑶族服饰的记载。总体来说,清代文献呈现出的瑶族服饰的地域差异较大,服饰元素类型空前丰富,对服饰的描述更加详细充分,出现不少对领、缘饰等服装细节的说明,如庆远府过山瑶“短衣绣领”<sup>[16]</sup>,灵川六都多瑶“衣领绣花”,陆川县山子瑶“女则以绣缘领”,天河瑶“以红白布为缘”,等等,而在清代以前的文献中,对瑶族服饰的记载从未出现过领和缘的描述。不仅如洗,对于服饰类型的记载也比以往更加具体,如裙装,武缘瑶出现了百褶裙,“妇人加折裙”,桂平瑶出现了双节裙,“妇人则以红绿两截作裙”,思恩瑶妇女则穿窄摆长裙,“妇女则小袂长裙”,等等。此外,头饰也出现了许多新花样,修仁县顶板瑶“以黄蜡胶红于首”,永宁州瑶“以髻中挽木梳”,义安县平地瑶“顶饰项圈”,除了传统的椎髻,还出现了义宁瑶“顶前



(a)安化、宁乡等地的瑶族男子 (b)安化、宁乡等地的瑶族妇人

图1 《皇清职贡图》中的瑶人形象

Fig.1 The images of Yao people in Royal Tribute Picture of Qing Dynasty

作髻”,灌阳县竹箭瑶“男女俱挽髻”,田州瑶“女垂髻至额”等不同的发型。同时,还出现了以钱币为佩饰的现象,罗城县盘瑶“复结制钱为佩,系之当胸”,通道镇板瑶“裙有五色,系古铜钱”。受染色技术的限制,瑶族人服装通常以青、白为主,但作为辅色使用红、绿也引人注目,灵山六都多瑶“以镶红、绿为缘”,桂平瑶“妇人则以红、绿两截作裙”。织锦和刺绣工艺的发展使许多瑶族人穿上了“花衣”,昭平瑶“男女花衣裹首,女以花布缘领,束花带,著花裤”,义宁盘瑶“系腰以花布,包头似花锦”。清代,身居高山深林中的大部分瑶族社会依然保持着“跣足”的生活特征,但有少数瑶族人开始制作并穿上草鞋,如向武瑶“男妇草履行笠”,贵县瑶则“或著布履”。

“瑶”时代的瑶族服饰因支系众多而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生态环境、周边民族、经济水平的差异,使得不同支系的服饰也随着文化的变迁产生越来越明显的特色<sup>[17]</sup>。其中,许多支系的他称,如顶板瑶、竹箭瑶、黑瑶、白裤瑶等,均是以其服饰特点而得名的。各类服饰工艺的传播和发展,各种服饰形制、材料、纹饰的丰富,各种穿着方式的出现,令这一时期的瑶族服饰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至清代达到高潮。

综上,古代瑶族服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蛮”时代的瑶族先民以赤脚、椎髻、短裙之态适应自然环境,运用象征神话信仰的狗尾形元素,通过天然植物染色,使用麻布造就出形制与汉族服饰迥异的、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在与汉族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交往中,丝织物、袄、袍等进入瑶族先民的视野中。

“徯”时代的瑶族服饰通过色彩、形制、材料的分别明确了不同性别和社会身份,从而走向成熟。裤、衫、裙、袍等多种服装形制均已出现,毛织物和丝织品进一步丰富了瑶族服饰的质感,各类用于身体部位的装饰品则多以天然

贝壳、竹木、金属等材料制作。靛染和蜡染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平民以青、白为主要服色,高地位者则崇尚紫色。

“瑶”时代的瑶族服饰因支系繁多、工艺日益精湛而形成丰富多彩的景象。服装的形制各异,如裙装有百褶裙、及膝裙、双节裙、窄摆长裙等,上衣出现了领子和各种缘饰,头巾和腰带也普遍出现。头饰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顶板、木梳挽头、银圈饰头等。传统的椎髻依然普遍,但一些支系出现了挽髻、前额垂髻。以铜钱作为佩饰也是比较新奇的做法。除了白和青以外,红和绿在服装中的色彩比重明显增强。刺绣遍施于衣身各处,和更加发达的织锦一道,令崇尚斑斓的瑶族传统审美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

#### 4 古代瑶族服饰变迁的影响因素

随着历史的演进,瑶族和汉族的文化交流逐渐频繁和加深,汉人对瑶族服饰的记载也越来越详尽。最初,中原史籍中的瑶族服饰无性别、等级之分。隋唐时期,瑶族服饰的性别之分在正史和文学作品中开始有所体现。宋代文献中对瑶族服饰的记载首次出现身份等级的差别。宋代以后,中原人开始关注瑶族人在身体非躯干部位施以各类配饰的现象,如簪、钗、颈饰、耳环等。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文献中关于瑶族服饰的记载呈井喷式的增加,对服饰细节的描述也更加丰富,各个地方的瑶族服饰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尽管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和滞后性,这种记载的不断丰富也是瑶族服饰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的一种映像。

##### 4.1 民族元素的不懈坚守

共同的精神渊源和环境选择下,古代瑶族服饰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继承和不变的一面。“蛮”时代的瑶族先民所开创的某些服饰元素,历经汉文化影响不断加深和社会生产条件不断向前的“徯”时代和“瑶”时代,仍保持着某种跨越历史的呼应。

瑶族是一个山地民族,神话中的盘瓠之

后,尽管千百年来不断迁徙,甚至逐渐分散,但始终选择依山傍林。深山密林中,赤脚、椎髻是古代瑶族人贯穿始终的主要穿着方式。基于瑶族的盘瓠信仰,狗尾形元素作为盘瓠神话形象的象征载体,最迟出现于汉代,并一直在瑶族服饰系统中保持延续。古代中原汉文化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服饰文化缺乏有意识关注,对其记载较大程度上较为简单片面,缺乏整体和全面的瑶族服饰文化信息。尽管魏晋南北朝至元代的史籍中尚未发现有关于瑶族服饰中“狗尾形”元素的记载,但历代史籍中一直都有对瑶族与盘瓠之间必然联系描述。信仰不曾中断,表达信仰的形式载体也理应保持延续。同样地,作为瑶族服饰典型的形式因素之一,由多种颜色演绎出的几何装饰最晚出现于汉代瑶族先民的服饰上,形成的“斑斓”效果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

#### 4.2 汉文化的持续影响

古代瑶族服饰的变迁,是一个汉文化持续影响的过程。“蛮”时代,瑶族先民的服饰基本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但汉人服饰已经通过商品交换进入瑶族先民的视野。到了“徭”时代,在封建统治加强的政治基础上,汉文化主要在观念上对瑶族服饰产生影响,促进瑶族服饰的性别和社会身份的明确,同时衫、袍、裤等服装形制也为瑶人吸收,瑶族服饰系统走向成熟和完善。在这套服饰系统的基础上,“徭”时代的瑶族人借力于中原地区发达的生产技术和华美的服饰元素,发展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服饰景象。

#### 4.3 社会生产发展的直接见证

服饰元素的不断丰富,见证了古代瑶族社会经济和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服饰材料方面,汉代以前,瑶族先民曾使用树皮纤维作为纺织材料;最晚至魏晋南北朝,瑶族社会中出现麻织物和丝织物,自此,麻织物一直是瑶族人的主要服装面料;动物毛皮自汉代以来一般用于饰品,最晚至宋代,毛织工艺出现,并被用于制作保暖衣物。配饰方面,宋代以前的文献

中鲜少有关于瑶族配饰品的记载。到了宋代,瑶族服饰开始出现较多配饰,主要为竹木及金、银、锡等金属制作的簪、钗、耳环等杆状或环状饰品,贝壳制作的串状饰品,以及织物饰品。服装形制的多样和装饰细节的丰富反映了瑶族社会手工业水平的提高,古代瑶族服饰结构向来较为简单,鲜少有装饰细节;到了清代,许多瑶族支系的服装出现了领和缘饰,刺绣和织锦作为装饰手段的运用已十分广泛。

#### 5 结论

古代瑶族服饰变迁的三个阶段,可以看作是一个“建立——完善——丰富”的过程。“蛮”时代的瑶族先民行走与山野之间,融入民族信仰,追求色彩斑斓,创造出与中原汉人迥异的服饰形式,建立了瑶族服饰的内在象征和外观表达的基础;“徭”时代,从苗瑶畲共同体中独立出的瑶族受到更多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性别观念和社会等级在服饰中得到体现,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瑶族服饰系统的结构;“徭”时代的瑶族人大规模分散迁徙,不断生发新的支系,随之产生特征各异的瑶族服饰,瑶族共同体内部服饰内容纷繁多彩,盛况空前。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支少数民族,历史上瑶汉之间的民族交往一直以各种形式保持着,古代瑶族服饰的变迁也一直接受着较强大的汉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逐渐加深。同时,始终追随祖先的神话和民族的信仰,从不更易生存方式,即使历经无数迁徙,甚至后来走向分散,瑶族服饰也始终保持独特的文化内核和外呈现形式。另外,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在物质层面为瑶族服饰的发展拓宽出更大的空间。

#### 参考文献

- [1]奉恒高.瑶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2.  
FENG Heng-gao.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Yao Nationality[M]. Beijing: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2007:12.
- [2]克莱德·M·伍兹.文化变迁[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3-4.  
Woods C M. Culture Change [M].Kunming: Yunnan Education

- Publishing House,1989:3-4.
- [3]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656.
- FAN Ye. History of the Latter Han Dynasty: V 86 [M]. Xi'an: Taibai Culture Arts Press,2006:656.
- [4]覃晓航.“仆鉴”“独力”语源考[J].古汉语研究,2009(4):21-23.
- QIN Xiao-hang.Etymology Test of Pujian and Duli [J].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2009(4):21-23.
- [5]刘珍.东观汉记校注:卷十八[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770.
- LIU Zhen. The History of the Dong Han Review:V18 [M].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7:770.
- [6]萧子显.南齐书:卷 58[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544.
- XIAO Zi-xian.History of Qi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V 58[M].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5:544.
- [7]魏征.隋书:卷 31[M].北京:中华书局,1973:869.
- WEI Zheng.History of the Sui Dynasty:V31[M].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3:869.
- [8]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3[M].北京:中华书局,1999:112.
- ZHOU Qu-fei.Ling Wai Dai Da:V3 [M].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112.
- [9]祝穆.方輿胜览:卷 41[M].北京:中华书局,2003:842.
- ZHU Mu. Fang Yu Sheng Lan: V 41[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3:842.
- [10]洪迈.容斋四笔:卷 16:渠阳蛮俗[M]//全宋笔记:第 5 编(6).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381.
- HONG Mai. Essays of Rong Zhai Major: V 16 [M]// Quan Song Bi Ji: Book 5. (6).Zhengzhou: Elephant Press,2012: 381.
- [11]陆游.老学庵笔记:卷 4[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4.
- LU You. Jottings from Laoxue An: V4 [M].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124.
- [12]脱脱.宋史:卷 90[M].北京:中华书局,1985:2762.
- Toqto'a.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V90[M].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2762.
- [13]汪森.粤西文载点校:卷 63[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406.
- WANG Sen.West Cantonese Literature Review:V63[M].Nanning: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0:406.
- [14]邝露.赤雅:卷上[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13.
- KUANG Lu.Chi Ya:V1[M].Nanning: Guangxi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1995:13.
- [15]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2.
- QU Da-jun.A New Encyclopedia of Guangdong [M].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212.
- [16]傅恒.皇清职贡图:卷 4[M].沈阳:辽沈书社,1991:390.
- FU Heng. Royal Tribute Picture of Qing Dynasty:V4 [M]. Shenyang: Liaoshen Press,1991:390.
- [17]玉时阶.瑶族文化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50.
- YU Shi-jie.The Culture Change of Yao Nationality[M].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2005:250.

(责任编辑:李强)